

浮生紀實

(二)

一個砲兵中將的回憶

黃永安遺著
周谷校訂
吳崇蘭

涿州攻防戰內幕

三次攻城屢遭頓挫

一九二七年奉軍設在北京(北平)順城王府第三、第四方面軍團部，得報涿州城為山西部隊佔領後，立即調駐京郊王以哲的步兵旅增援，趕往涿州城西佔領陣地，首先阻斷山西後續部隊及其補給路線，並攻擊涿州城。偵悉敵反徵集木材磚石日夜構築工事，且於城內建設掩蔽部及地下指揮部，顯有久守之企圖。而京(北平)漢車通過東南角時，遭其開槍射擊，致使火車晝間不能通行，在軍運上形成一大威脅。奉軍在此種情形下，必須抽調部隊作攻城部署，指定萬福麟為步兵指揮官，下轄萬部第五十三軍全部。

第一次實施攻城，於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十月十九日拂曉開始，使用王以哲全旅砲兵野砲一營，選擇攻擊點城東北角。選拔登城隊，先以砲兵向城牆施行破壞及殺傷射擊，然後以砲火掩護步兵接近城下，借無攻城工具，士兵又乏登城訓練，雖然順利攻至城下，反遭遇東門之敵。於其側防設備內交叉射擊，又受手榴彈之威脅，以致奉軍死傷慘重，迫不得已，下令停止攻擊，這是第一次攻城失敗。第二次攻城，由於受了第一次攻城挫敗的教訓，經過三日準備部署，另選擇城角為攻擊點，認為攻擊部隊接近攻擊點時，可不受敵側防火力之威脅，且為登城後易於指揮作戰之故，特在城角適當地點，用麻袋盛土構築五丈餘高的觀測所一處，重作部署於次：①步兵方面：安錫徽師防守城西，以斷敵後援，及阻其城破逃亡路線，王以哲旅調為總預備隊，增調黃師岳師與其所

配屬工兵一團，為攻城部隊之基幹。②砲兵方面：以劉漢東重砲十七團設重砲陣地於城北，王和華野砲第四團設野砲陣地於城東。部署完畢，於十月二十二日拂曉開始攻擊，先以野重砲集中攻擊點，施行破壞射擊，在觀測所可看到彈藥爆炸，煙塵瀰漫全城，翻騰洶湧，猶如海水浪濤自城上向外四溢。砲擊兩小時後，步兵迅速開始攻擊前進。當砲擊時敵人均躲入城上所構築掩蔽部內，俟砲擊停止，皆手持手榴彈集結於砲彈破壞口附近，於攻城部隊接近城下時，手榴彈蜂擁擲下。攻擊部隊在城下不能仰視，傷亡嚴重。第一波遭受頓挫，隨令第二波攻擊前進，誰知攻擊愈勇，傷亡愈重，持續至下午三時許，官兵傷亡達五、六百人，仍毫無進展。此時黃師岳攻勢受挫暫向後撤退，突有頑敵約數百人，由西門竄出，繞東北角反撲而來，挾熾盛之機槍火力，形成兇猛攻勢，幾使全

線為之動搖，幸為砲兵指揮官鄒作華所目及，迅即令教導隊手槍連展開狙擊，方使敵知難而退，第二次攻城不幸又告失敗。

第三次攻城，格外慎重，步兵指揮官萬福麟率領各部隊長由松林店至永樂車站，京（北平）漢頭等專車上砲兵指揮部，移樽就教，會合砲兵指揮官鄒作華開攻城會議，我為砲兵指揮部參謀長擔任佈置地圖，以及各項攻城準備，也隨之列席。會中檢討兩次攻城失敗原因，一致認為第三次攻城須另選攻擊點，步、砲均須重新部署。但在攻擊時間上，步兵與砲兵意見不同，步兵指揮官主張，如日間攻擊不下時，即行停止攻擊，以免夜戰敵我混亂，傷亡可能過大。砲兵指揮官則主張，如日間攻擊不下時，應繼之以夜，不分晝夜，必可突破。雙方堅持已見，我為顧全大局，從中調和，勉從步兵指揮官之意見，得以重作步、砲部署於左：

① 攻擊點選定於城之西南角（據地形調查，涿州城西南角為沙土地，城牆雖為磚砌，牆破則易陷落）。

② 密令工兵團在距城西南五百公尺村落中，挖鑿坑道，挖至城下埋置黃色炸藥，實施爆破。

③ 調安錫嘏師為攻城部隊，抽選精壯士兵五百人為攻城隊，以唐團長任攻城隊長，控制於攻擊點附近，準備攻城。

④ 砲兵部署除重野砲外，另調教導團加農砲四門，分佈於西南城角附近，利用直射

，專為破壞城牆之用。

⑤ 重砲陣地不動，主要任務在協同加農砲破壞西南城角內外，在城牆陷落時，施行阻絕射擊，防止敵人援軍前進。

⑥ 野砲陣地略為變更，專作破壞城牆垛口及施行側射，使城上敵人不能左右應援。

⑦ 在距城西南角約五百公尺小村中，利用村中牆壁挖孔，設置砲隊觀測所，以觀測城上敵軍動靜。

因對步兵作攻城訓練，以及工兵坑道作業關係，經六、七日時間訓練，方始準備完成。十月三十日拂曉，下令總攻，以加農砲作水平破壞，重砲垂直破壞，野砲專射城牆垛口。加農砲效果最佳，砲射數十發後，城牆即行陷落。重砲的垂直發射，也使城牆變為黃土崗子，至十時十分又令工兵坑道爆破，當用電火引發時，祇聞轟隆一聲巨響，即見灰塵蔽天，高達百丈，數千公尺內不能見人。經歷約二十分鐘，煙霧漸消，攻城部隊集結於爆破點附近，開始行動，當步兵攻進護城河邊時，虛土極厚，腳步插入常深陷數尺，不能自拔，致使前進受阻，遂又趕速徵集木板及門板，舖成道路，方能超越前進。惟在此遲滯期間，兩側之敵集中於破壞口處，靜待反搏，當攻城隊正謀向左右開展登城之時，西側之敵竟以機槍集中射擊，又在破壞口處將手榴彈接連擲下，一時煙霧瀰漫，響聲震耳，將攻城部隊截成數段，屍體橫陳，血流遍地。已經登上城牆的部隊，由於敵

之機槍掃射，也多有傷亡，後續部隊無法跟進，相持至中午十二時步兵指揮官乃下令停止攻擊，第三次攻城結果，仍告失敗。據事後檢討，倘使不下命令停止進攻，另選攻擊點，作多處進擊，或有成功希望，認為每次遭遇頓挫，即行停止攻擊，反予敵以整補之機會。

採行圍困監視戰術

一九二七年自十一月以後，奉軍未施行大規模攻擊，改行圍困監視戰術。我因受任砲兵軍部附屬砲兵軍官教育班班主任，須籌備開訓，故於十二月底返北京（北平）。在晉軍方面，經過奉軍三次攻略，彈藥消耗過甚，又以後方補給線路斷絕，已無出擊能力，對於京（北平）漢路通過的火車，也祇能用步槍射擊擾亂，無礙於夜間運輸通行。奉軍砲兵僅每日對城牆施行破壞射擊，或對城內晉軍指揮部作推測射擊，但城中晉軍仍能於夜間徵集材料修補工事，屢毀屢補，城中已無一條麻袋，乃改徵商店各色布匹，甚至以綢緞縫製口袋代用。軍民食糧最缺乏，無法解決，有的殺吃騾馬肉，有的用米糖、酒糟、酒麴來充飢，甚至將老鼠、貓、狗也都宰殺，當作食品。傅作義每日偪處地下室，一籌莫展，不是用手指刻劃桌子，就是坐立不安。此時住在城內外的當地士紳，為保存地方元氣與營救受難的親友，多方奔走呼籲，勸說傅作義投降，幾經商談條件，協議有

三：①傅作義不投降，部隊受奉方改編成一個步兵旅。②部隊不繳械。③各部隊仍由原部隊長統領之。

於是涿州城的攻防戰，至此得於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一月十二日宣告結束。自圍攻迄解圍，整整三個月，地方所受損失，百姓所受痛苦，自不待言。當開城之日，即由地方士紳、萬國紅十字會及京（北平）津救濟機關攜帶大批救濟物資，進城分別發放，疏解民困。守城部隊則由奉軍派員點編，調赴指定地點整編訓練。至於傅作義乃由第三、四方面軍指派鮑士毅陪同至瀋陽休養，由於傅作義係保定軍校畢業，奉軍將領中有其同學甚多，日有邀約，不是觀劇，就是餐飲，甚至叫姑娘為歡作樂，對之不加限制。時經三月，傅作義竟忽而悄然潛返山西，晉方對其堅苦守城精神，崇敬有嘉，對其歸來，曾作盛大歡迎，亦博得全國守城名將之譽。抗戰勝利後，中共發動戰爭，因緣時會，傅作義任北平華北剿共總司令要職，未始不是堅守涿州城戰績之所自。

圍城時的幾項插曲

第一是節約砲彈有方——當第二次圍攻涿州城陷於停滯時，我隨同鄒作華砲兵指揮官視察砲兵陣地，到達劉漢東重砲陣地時，正是砲手施行檢點重砲射擊目標的，鄒指揮官親自觀測後，認為檢查精細，頗感滿意，問劉漢東團長道：「尚有多少砲彈？」

劉答：「尚有五百餘發。」鄒即指示說：「把這些砲彈全部丟到城裡去。」俟其乘馬離去，劉團長依命繼續射擊。我問劉團長：「你真的遵行這個命令嗎？這樣祇有殘害百姓，有何用處呢？」劉說：「我亦深知，但這是命令，能不奉行嗎？」我說：「你可停止射擊，由我負責。」當晚指揮部開作戰會議，計劃明日實行射擊，需用砲彈一千發。總部軍械處長關瑞璣報告庫存砲彈僅有五百發，倘由瀋陽補給，則非有兩日時間不可。鄒怒曰：「明日如無砲彈，當以軍法從事。」關處長頓感恐懼焦急；至我辦公室請為說情。我告之曰：「我有辦法。」他喜出望外，急問：「有何辦法？」我應曰：「以你庫存重砲彈五百發，另加劉團長節約砲彈五百發，豈不正好符合指揮官所要求的嗎！」彼即起立向我敬禮，一再致謝，欣然告辭而去。

第二是士兵敵前易物——自十一月以來，對涿州城採圍困戰術，戰況漸趨沉寂。圍城部隊距城不及兩千公尺，在彼此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情形下，有時雙方士兵直接交接，他們竟異想天開，彼此交換物質，但須發誓，在交換東西時，不得開槍射擊，守城士兵所缺的是紙煙和青菜，城外的奉軍需要白糖和冰糖。這樣城外的士兵把紙煙或青菜用繩索送上去，城內的士兵就將白糖和冰糖用繩索吊下來，他們來來往往，敵前易物，成了朋友，真是火線上的一段佳話。

第三是耗敵彈藥妙法——涿州城內晉軍

，極為頑強，惟其後援不繼。戰勝之法，最好是多消耗他們的現有彈藥，使成甕中之鱉，困死城中。因見城牆下農田多種植有包穀（俗稱玉蜀黍），經尋得野狗數頭，夜晚用繩索連環縛其項頸，狗在包穀地中繞圈爭相逃脫，拂動包穀，颯颯作響，守城晉軍士兵誤認為奉軍夜間偷襲登城，竟以機槍猛射，手榴彈亦紛紛投出。及至天曉，方知上了大當，消耗彈藥甚多，其後晉軍能歸順受降，主要是由於彈藥缺乏所致。

吳俊陞奇人怪事

每賭必贏飛黃騰達

吳俊陞，字興權，因其舌頭大，外號又稱吳大舌頭，山東歷城人，清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年）生，少年家貧，無以為生於清光緒十幾年時，輾轉流亡到關外（東北）闖天下，當年東北地廣人稀，去者多開墾荒地，力事稼穡，以為生業。而他則游閒慣了，對於日曬風吹的辛苦農事，自不樂為。乃遠走邊疆，至黑龍江某地方部隊投效，欲以充當哨兵（清季兵制之哨，即今兵制之連）謀出路，惟以身矮體胖不合格，後僅補上一名火頭軍（伙夫）。他在營中作事極為勤奮，又能善體人意，故為同哨弟兄所信賴。未及一年，哨中兵額出缺，經同哨弟兄齊聲向哨官保舉，得以遞升成為正式哨兵，一償心願。

自此之後，凡哨中遇有繁重差遣，別人不願去的，他爭著去做，日子久了，哨中官兵對他無不備加讚揚。他更有一個善賭的特長，無論何種賭博，樣樣精通，且每賭必贏，而所贏來的錢，不是請哨中官長，就是請哨中弟兄，吃喝從不吝嗇，還能適時緩急哨中弟兄所需，從不留分文自享。這種疏財仗義的作風，也博取了哨中官兵的敬重，是以每逢有了陞遷的機會，官兵就向上保舉他，沒有幾年，竟由哨兵陞到了官職。

光緒二十二年時，西太后曾派宗室振貝子（清制貝子爵位僅授宗室及蒙古外藩，位次於貝勒。貝勒位在郡王下貝子上）到東北視察（當時稱為閱邊），道經哈爾濱轉往黑龍江省城，此時吳俊陞已升任騎兵管帶（即營長），聽說振貝子到了哈爾濱，即馳往晉見，以官階低微，未償所願。但卻獲悉振貝子預定乘火車去黑龍江的消息，他即按照路線出發，準備快馬，及至振貝子坐上中東鐵路花車向齊齊哈爾進發時，他官帶頂翎，乘快馬隨著火車奔馳；由於當時新築中東鐵路完工不久，路基未穩固，火車開行甚慢且每站必停，加以沿途車站因有地方官民迎送，火車因燒木材，時有添薪上水等情事，以致火車且行且停，這樣使吳俊陞在按預定站換馬跟隨行進的時間上，也顯得頗為從容。他爲此一行動策劃周詳，在未開始之前，誠恐一路上振貝子看不見他，或是看見了，又不知他是誰？預先在哈爾濱時，趁因請謁振貝

子未成之際，同時得識貝子隨從人員之餘，預先送上紅包，打通關節，並自我介紹銜名，請爲多加關照云云。此際他隨車行進情景，自不免爲貝子隨從人員所見及，有一次振貝子在大餐車進膳時，忽見一官帶整齊騎馬隨車行進之武官，怪而問隨員：「他是何人？」隨員答稱：「他是黑龍江騎兵管帶吳俊陞，負責隨車保護貝子的。」迨到達黑龍江省垣，早已由地方佈置行轅，由吳俊陞部兵擔任守衛，他常著重裘立於貝子臥室外不畏寒冷，竟夜親爲守護不懈。一次貝子夜起小解，見門前站有一人，即問：「你是何人？」答曰：「我是騎兵管帶吳俊陞，保護貝子的。」振貝子深爲嘉許，遂認識於心。當其回京叩謁西太后覆奏閱邊情形後，西太后隨口垂詢：「在東北閱邊時，可曾發掘出特殊人才，或是忠義之士？」振貝子一時正無辭以對之際，忽然想起騎兵管帶吳俊陞來，即以吳俊陞如何盡忠職守奏對。西太后當時就命內務府下旨擢升吳俊陞，到民國時代則已官至上將，其飛黃騰達，實非偶然。

投機小醜善於逢迎

民初大總統袁世凱竊國稱帝時，有不少投機取巧的小醜，趕往北京祝賀，吳俊陞就是其中的一個，他曾鬧出這樣一段笑話。當吳俊陞趕至北京（北平）晉見袁世凱之前，因感與袁總統從無一面之識，亦不悉袁大總統如何裝束。爲免臨時失儀，經向他人請教

，得知袁係穿藍色衣服、戴白纓帽子者，及至袁世凱傳見前往時，適值有外國使節呈遞國書，總統府大門前排列有儀仗隊及軍樂隊，恰巧軍樂隊長亦正穿藍色衣服，戴白纓帽子。他不知深察，遂誤認爲此人必是袁大總統，即趨前數步，恭恭敬敬舉手爲禮，並說：「總統好。」軍樂隊長忽見一將官對之敬禮，不知所措，忙即還禮，並說：「我不是總統，我是軍樂隊長。」吳俊陞知是認錯人，非常羞惱的說：「他媽拉巴子，我眼花了。」可惜他所晉見的袁大總統，不久，因各省起義護法討袁，使之悲憤以終，否則吳俊陞說不定還有更精彩表演呢！當張作霖據東北，號稱張大帥時代，吳俊陞祇是官拜師長，遠不如張作相與張作霖之關係，惟其善於逢迎，消息極爲靈通。一日他得知黑龍江督軍鮑貴卿即將除缺，並已內定由張作相輔帥出任。吳迅即由防地趕至瀋陽，先到張輔帥公館，向張作相開門見山的說：「我聽說黑龍江督軍出缺，將由老弟接替，所以特地趕來商量，大哥已經老了，老弟能否讓我接任，先過過這官癮。」輔帥聽後，心中雖然不願意，但亦不便拒絕，祇得客氣含糊的說：「我還沒有聽說有這件事。」吳俊陞說：「那更好了，我們可一同去見大帥。」輔帥本欲推辭，終被強拉同至大帥府見張大帥，吳俊陞就搶先說：「黑龍江督軍出缺，輔帥願讓我接充，我們爲此偕同前來，懇請大帥俯允。」張大帥聞之愕然！轉問輔帥說：

「你真的答應了？」輔帥期艾的話還沒有說出口來，吳俊陞即趁此時機跪地叩頭謝恩了。大帥睹此情景，亦莫可奈何，祇有勉強答允。吳俊陞就這樣登上了黑龍江督軍寶座，這也說明了他自求升官的絕技。

派字寫抓的大笑話

吳俊陞接任黑龍江督軍後，固然躊躇滿志。可是由於自己學識無根基，因寫錯一個字，又爆出一段笑話來。緣當時大帥府總參議楊宇霆（字凌閣）有一親戚王某，係學法律的，欲至黑龍江督署軍法處謀一差事，特請楊總參議寫封推薦信，持往謁見吳督軍。吳以求職之人為楊凌閣所推薦，又是學法的，自然極表歡迎！立刻在薦信上批了幾個字，原意本是寫「派往軍法處」的，那知一時不察，把「派」字錯寫成「抓」字，竟成為「抓往軍法處」了。而王某也失察，當即持往軍法處報到，軍法處一見信上批示，更不問青紅皂白，即將其扣押於拘留所內，弄得王某如墮五里霧中，究不知犯了何罪而遭扣押？祇得函懇楊總參議迅速營救。及楊宇霆致函吳督軍查詢扣押王某真象時，吳俊陞始將軍法處長召來，追詢扣押王某原委？軍法處長當即答道：「這是奉督軍批示『抓往軍法處』，才將其扣押，正擬請示如何處理呢？」吳俊陞大發雷霆：「你真糊塗！」迨軍法處長將當日原批信函呈閱後，他方知是錯在自己，乃自圓其說：「我向來是用紅管筆

批閱公文的，那天是誤用了黃管筆，所以寫錯了。」由此可知虎踞一方的督軍，學問是怎樣有限了！吳俊陞為人機警有辯才，有一次他至北京（北平）開會，當時不少舊雨新知和一班顯要，特地為他設宴洗塵。席間有某人素與吳不睦，想當眾利用開玩笑方式，罵他幾句，說道：「興帥你身體矮胖，據相書記載，係屬狗熊相，是貴相，當後福不淺。」說完滿席哄笑！吳俊陞不惟不笑，反而鄭重的回答：「老兄說的一點也不錯，當我在黑龍江任所時，常在外面應酬，有一天回家較晚，已是深夜一兩點鐘了，及推門入臥室，不料我的兩個小兒子一時驚叫大哭不止！你弟妹說：『不要進來！先在書房睡一晚去睡了一夜。第二天我問你弟妹為何昨夜不讓我進臥室呢？你弟妹說：『昨晚問你兩個兒子在你進來時，都從夢中驚醒，說看見一隻狗熊進來，所以大哭不止，因此我祇好要你先到書房去睡一夜了』。你想想看，我這兩個小兒子說的話，不正與你老兄所說的一點也不錯麼？」大家聽後，起初還以為果有其事，及細細回味他所講的許多話，完全是他臨時編造出來，反罵那位說他像狗熊的某先生，可謂「指桑罵槐」絕妙的一段談助，這也足以說明他是一位善辯、敏捷而又機靈的鬼才。

東北官場中各機關各部隊在習慣上每當舊曆年新年（春節）期間，長官要帶頭與

一般僚屬賭博，這似乎成爲一種不成文的規定，也好像是長官籠絡部屬的方法之一。在這期間大家聚集一堂，不分大小，不拘形跡，各顯身手呼盧喝雉！賭局通常分擲骰子，又稱擲骰子（骨製的賭具，立體正方形，六面，分刻么、二、三、四、五、六之數的小點子），和推牌九，又稱推骨牌（骨、竹、木所刻的牌片，作長方形，面雕圓點，自一至十二點，共三十二張，兩張爲一付，配合使用）兩種，這兩種賭具的賭法最簡單，輸贏也最大，尤以推牌九爲然。推牌九，賭的人分佔四方，一方是莊家，在莊家右手方的爲順家，對方的爲天門，左手方的爲反家，可輪流作莊，由莊家擲骰子，按點數定拿牌的先後次序，賭注可以下三道，以兩張牌定輸贏的爲小牌九，以四張牌定輸贏的爲大牌九，如果莊家的牌與其他三家中任何一家的牌點數大小相同，莊家算是贏家，可以吃下其賭注，這是做莊家的權威。這種賭具相傳是由南宋時代流傳下來的。有一年吳俊陞領著他的僚屬推牌九，凡參與賭博的人，無不想贏吳大帥幾文錢，輪到吳大帥作莊的時候，將牌分送後，掀開自己的一張牌是六丁，放在桌面上，看另一張他說：「他媽拉巴子，是『閉十』（閉十有賠通的可能）。」故意失手將牌滑落桌下，即彎下腰去取，此時大家乘機紛紛偷向自己的賭注上加錢，認爲是贏定了，各自有說不出的高興，那知他站起來把那張牌翻開給大家看時，竟是三丁，

配起來是猴子（是骨牌中最大的點子），並不是「閉十」，結果是通吃，弄得大家瞠目結舌，尤其那些偷向自己賭注上加錢的人，更是啞吧吃黃連，有苦說不出。由這件小事的演出，可以顯見吳俊陞的聰明詭詐，實在是常人所能及。

民國十一年直（指河北吳佩孚）奉（指東北軍張大帥）在京（北平）東及山海關間之戰，敗於吳佩孚。張大帥檢討作戰得失，認為嚮馬式的作戰方法（就是「一馬三槍」戰法），實在不能與有新式訓練的軍隊對抗。張乃大量徵聘國內外受過軍事教育的軍官，為之訓練軍隊。吳俊陞部自亦不能例外，亦在督軍署聘請一位陸軍大學畢業的學生充任參謀長，替他督導練軍，每屆秋季舉行作戰演習，於作戰演習完畢，即將參加敵我兩方演習的官兵集合一處，聽取吳帥的總講評，吳帥不諳兵略，臨此場合，自不知所云，遂轉身對參謀長說：「喔喔（是他的口頭語）！還是你們陸大畢業的講罷。」又對另一些軍官說：「這些演習動作都是你們陸大畢業的人搞的，弄得我不懂，真沒有一個好東西。」他認為陸大畢業的人故意搞演習來為難他，故不加思索，率爾罵人。已而又覺得自己這話說得不對，馬上拉著參謀長的手說：「喔喔！你是個好人。」這不是他的做作，在處理問題上，也常有捉襟見肘的表現。

老謀深算巧妙手腕

吳與帥俊陞在民國十四年郭松齡軍倒戈時所做的決定可說是老謀深算，手腕巧妙。民國十四年冬東北軍京榆駐軍副司令兼第六師師長郭松齡舉兵倒戈，震撼東北軍，幾乎使張大帥束手無策，終因吳俊陞騎兵旅之夜襲而告敗亡。茲縷述之於後：

郭松齡，字茂辰，遼寧瀋陽人，清光緒九年（一八八三年）生，民國五年畢業於北京（北平）陸軍大學第四期，投效東北軍。由於他身軀挺直如外國人，故人又稱之為郭鬼子。初任東北講武堂戰術教官，官階中校，此時張學良為講武堂二期學員，受業於郭所講授之戰術班，以是而賞識郭松齡，且與之從遊。迨張學良畢業後正值第一次奉直戰後失敗，乃父張大帥銳意整軍經武，遂極力向其父推荐郭松齡之軍學才能，故受重用，得不次擢升而至方面軍軍長，掌握軍中大權，聲名大噪，因與大帥總參議楊宇霆不睦，審度己之與張大帥關係不如楊之受信寵有加，且悉張學良與楊亦懷有嫌隙，乃相與連繫，號召剷除楊宇霆以清君側為名，首舉兵叛自遼東出關迄錦州，兵力所至之處，勢如破竹，從未遇有組織抵抗，其第一線部隊更沿鐵路推進至白旗堡，設指揮部於繞陽河，為全軍補給站，而與東軍（擁護張大帥的部隊）相對峙，於興隆鋪之間兵貴神速，應一鼓作氣，乘勝進擊為是，無奈自山海關以東鐵路各站水塔，均遭撤退部隊徹底破壞，致車頭無水被燒損者沿路車站比比皆是。一時火

車運輸受阻，因而郭軍滯留錦州數日，以俟各軍之齊頭並進。

當郭軍滯留錦州之際，張學良已自關內經海道返回瀋陽，張大帥痛斥說：「這是你所引荐的好友，公然反叛我！你速率領瀋陽現有部隊，馳赴前方迎戰。」這時瀋陽的部隊僅有教導團，張學良即以之為骨幹，擴編為步兵師，由王瑞華任師長，王鼎方等任團長，並將兵工廠新造野砲，撥充為新編師重武器，另僱日兵為砲手，新兵為彈藥手，以火車運送至前方，張學良則在興隆店坐鎮指揮。由於天寒地凍，無法挖鑿工事，即將運來大砲，擺放地面，幸郭軍滯留錦州不前，若一旦進攻，那就非完全崩潰不可。這時張大帥給張學良電話：「好小子，你要堅守在那裡，如果戰敗，先來個電話通知我，我就把大帥府燒了，你也不要活著來見我。」未幾張學良答話，電話即已掛斷。張學良深以劣勢對優勢敵人作戰，殊少勝算。正感苦悶之際，忽接報告云黑龍江吳大帥俊陞率騎兵一旅前來增援，私心自是欣喜！吳帥到後對他說：「喔喔！老賢侄不要愁，我有辦法可使郭鬼子大敗而歸。」張學良詢問吳俊陞的辦法為何？吳說：「今夜我率騎兵旅由東、西高台子竄襲繞陽河，將郭松齡的糧秣燒燬，豈不是一戰全勝了麼？」張說：「郭松齡係陸大畢業，嫻於兵略，顧慮周詳，其指揮部係中心所在地，恐不易取，你一去非敗不可。」吳說：「喔喔！老侄子你不知道，我

與他推牌九時，郭鬼子老是押第一道，從不押二、三道，他用兵必然也是主力擺在第一線，後方是空虛的，我的猜測不錯，你聽候好消息罷。」張學良在此無可奈何情勢下，祇有姑從其議。入晚騎兵旅全部出動，沿東、西高台子實施夜襲，時值冬季農作物俱已收割，林、梁稻桿堆積如山，乃探明火執杖的打法，到處放火，一時火焰冲天，有如萬馬奔騰，顯得聲勢浩大。我時在郭軍充當砲兵營長，曾用全營火力阻止，終以平原遼闊，砲兵不能發揮有效威力。當晚被其迂迴掩至繞陽河，果如所算，竟將輪運火車、糧秣、彈藥、服裝、軍餉全部劫持焚燬，致使郭軍一蹶不振。郭松齡於民國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新民縣境內被俘，倒戈一幕，至此乃告終止。

妙計處決了郭松齡

郭松齡此次舉兵叛變，原期張學良可與聯兵入清君側，剪除楊宇霆，及其一路順利攻抵繞陽河後，由於火車運輸受阻，影響兵力機動性，以及補給之不易，一時停止前進，曠時廢日，已喪失戎機。而通瀋陽電話線路之未加切斷，更大為失算，導致所部各軍師長乘間直接向瀋陽連絡而互通消息者有之；獲悉張學良回瀋陽率軍坐鎮興隆店指揮對抗者有之；懷疑張學良參與聯署下達造反命令者有之，加以吳俊陞騎兵旅一掃蕩，士氣大損，軍心渙散，乃所必然。郭松齡至此，

知大勢已去，不復可為，最後祇得帶大車幾輛，衛士數十人乘夜自錦州潛逃，及逃至老大房一小村中，乃為騎兵所搜獲，吳帥聞知，即時趕到處置，對於郭松齡夫婦，特加禮遇，並命速備酒菜款待郭軍長，另以電話報張大帥，這時大帥才鬆了一口氣。隨聞吳帥建議說：「凡隨郭軍倒戈的軍官，殺無赦！」一時張學良已自興隆店返回瀋陽，對吳帥建議，張氏父子與親信人員共同研究，一致認為若聽吳帥所言，則奉軍實力喪失大半（這顯係吳帥謀略，削弱別人，壯大自己），況收拾殘局，必另生枝節，莫若宣布，罪在禍首，餘皆寬宥不究，如此則易處理善後。故對吳帥建議，未予採納。當晚吳帥在老大房村中備宴與郭氏夫婦壓驚。次早與郭氏秘談，如何善後？吳說：「你最好寫個自白書，以便我在大帥前為你轉圜進言。」郭問：「這份自白書如何寫法？」吳說：「要造成對你有利的情勢，最好說張學良主動拉你共清君側，反正虎毒不食子，大帥能赦免張學良，你自然有希望了。」郭稍加考慮，認為在目前狀況下，亦惟有如此，別無他法。當即答應寫自白書。郭寫好後，由吳過目，然後簽名蓋章，交吳帶去。吳得此自白書後，即召機要秘書模倣郭之筆法，另造一份供辭，說明此次倒戈，全係自己主動，為求清君側成功，所以拉上張學良作號召，這樣可把張學良完全開脫了。一切準備妥當，遂與瀋陽張大帥通電話，請示對郭松齡如何處置？張

大帥：「速押來瀋陽，我親自審訊。」吳說：「四周郭松齡部隊尚多，火車不能使用，若走旱路，必須數日行程，恐有麻煩，況將郭某解到瀋陽，必有他的許多至親朋好友出面求情，使你難於處理，倘若將漢卿（張學良）牽扯在內，又將如何處理？」大帥遲疑少頃，當即對吳說：「就地正法。」吳俊陞討得大帥命令後，於次日早晨到郭夫婦住處告訴他說：「大帥有令我陪同你兩位坐大車到瀋陽去。」當即由吳帥率領騎兵押解起程，及出村約十餘里，行車忽然停止，而吳帥已避不見面，郭知情勢有異，但亦無可如何。隨即被拉下車來，對之開槍，似乎郭太大還說：「這是怎麼回事。」郭氏夫婦同時斃命，郭松齡年僅四十二歲。此時吳帥出來，將準備好的墨硯，趁郭松齡的手指尚溫，乃塗其指在所作假供詞上按捺手模，然後放入皮包內，並將郭氏夫婦屍體裝上大車，加速前進。郭松齡一生顯赫的事業，亦就此結束。吳俊陞奉令將郭松齡夫婦處決之後，即以電話向大帥覆命。迨到達新民後，即移換專車，開往瀋陽，張大帥立即通知瀋陽文武官員均到「日本站」歡迎吳興帥凱旋歸來，並在「日本站」搭設牌樓，一時冠蓋雲集。張學良漢卿亦隨班迎迓。當專車進站時，軍樂之聲大作，文武官員肅立致敬。吳帥下車後，即對歡迎人群說：「喔喔！這是大帥洪福，我吳俊陞不敢當，謝謝大家。」略事寒暄後，看見張漢卿，即拉著他的手說：「小

六子，咱爺倆有點事研究，跟我到貴賓室來談談。」到達貴賓室後，責令警衛，任何人不得進入，將門關鎖，然後將郭松齡親筆所寫白白書交給張漢卿閱覽，迨看至涉及他合謀舉兵，共清君側等字句時，不覺臉色大變，吳見狀立刻又拿出一份說：「老侄子，把那份給我，再看這一份。」張漢卿見這份供詞，內容則說起義倒戈完全由郭松齡主動，借用張學良名義是想號召第三、第四方面軍團官兵起而響應的，後面按捺有郭松齡的手模，張漢卿是聰明人，知道這份供詞係屬偽造，又見吳俊陞拿著火柴將郭松齡親筆所寫的白白書，當面焚燬，並說：「老侄子，我拿這份供詞去報告大帥，一切有我大叔，你放心好了。」這時張學良內心自有說不出的感激！吳俊陞之老謀深算，將一場與張學良有關的倒戈責任如此這般的掩蓋得天衣無縫後，吳俊陞遂偕同張學良乘汽車逕往大帥府報告去了。張大帥對郭松齡之舉兵反叛，至感痛心！雖已伏法，而餘恨仍未消，乃責令將郭氏夫婦屍體，暴置於小河沿示眾三天，以為犯上作亂者戒！原來小河沿有一泓流水，沉河遍植楊柳，夏日荷花盛開，人民在此高搭席棚，內有說大鼓、說評書、說相聲、及演唱鱸皮影戲的，形形色色，極為熱鬧，為夏日一消暑好去處。但在冬日則甚為荒涼寂靜。這時亦值冬日，由於郭氏夫婦陳屍示眾關係，則轟動一般民眾多有到小河沿憑弔一番，不禁一時途為之塞。七日後，則有郭

氏親友請准領回屍首予以埋葬了事。

聰敏機智出人意表

張大帥認為郭松齡倒戈，是由張學良所鼓勵而起的，聲言將予懲辦，昭示內不避親腕，以樹立威嚴。吳俊陞聞之又大展其巧妙手腕，先至大元帥五太太處說：「喔！五太太，大帥要辦張學良，你要出來說話，須知大帥能活幾年，你尚年輕，將來東北的天下，必然是由漢卿接管，何不趁此進言，做個人情？」五太太說：「我如何去說才有效呢？」吳說：「可動之以情，說之以理，指出大帥百年之後，東北大局，必由小六子接管，如若此時加以懲處，將如何來統帥文武官員呢？此時大帥勢又不能不說懲辦小六子。既說出來，誰也不敢講情，否則，必被疑為是郭某同黨，祇有你在這時講情，大帥必能順水推舟，了此公案。」五太太真的照此向大帥說情，大帥也果然言聽計從，不再去追究。張學良聞悉為五太太乘間說情所致，特向五太太道謝，五太太說：「你不必謝我，這是你吳大叔的高見，你還是去謝謝他吧！」從此張氏父子對於吳與帥更加信任和敬重，事無大小，必然參與，成了張氏熱門人物。之後，張作霖開府北京（北平）稱大元帥時，吳帥也參與其盛。民國十七年五月革命軍北伐節節勝利，進薄北京，張作霖知大勢不可為，宣稱出關回瀋，同年六月四日道經瀋陽西郊皇姑屯南滿鐵路橋洞時，被日本人

所暗藏的炸藥定時爆炸受傷，回瀋陽後六月廿一日身亡，終年五十三歲。吳俊陞也在專車上罹難！終年六十五歲，其一生事業，至此告終。綜觀吳俊陞一生事業，可謂多彩多姿，其人聰敏、機智，面臨複雜情勢，常能權變因應，出人意表，故能自前清由火頭軍（火伙）而哨兵，而騎兵管帶，至民國而上將督軍。每一過程，每一情節，皆予人以奇特之感。而最為人所讚賞者，厥為以牌九（骨牌）賭注道數多寡之觀人論戰一段妙算，毅然率領所部騎兵迂迴繞至叛軍之後，施行夜襲而予致命之一擊，卒使叛軍首腦兵敗被俘，誠為善於謀戰一健者，如其不罹難於皇姑屯，其成就當不止此，殊為可惜！（待續）

更正啟事

△本誌上期一三九頁「浮生紀實(一)」，作者黃永安字「大」定，誤排為「木」定。又一四一頁上欄十三行保定軍校校長應為「賈德耀」誤為賈景德特此更正。
△三六〇期第五頁照片③說明應為「侯騰在陸軍大學的畢業照。」
△三五九期第八十四頁下欄倒數第六行第七字起應為：「朱紹良曾賦贈盛世才七言絕句」。第八十五頁上欄第十六行至十七行應為「蔣中正……一九四五年九月調『郭寄嶠』前往處理……」誤排為「張治中」特此更正。